

之五：員工印象

對於這麼一位有特色的領航者，TIPLO的員工們有許多話要說。陳傳燿這麼認爲：「剛認識他時就覺得他很隨和，十分愛自己的家庭，無論是兄弟姊妹或是他們的妻小夫婿。每次去他家的感覺都很好。」

張蒼浪的看法是：「我們大學時就很熟了，我比他大一屆。這個人很重感情、夠朋友，我們一直都很談得來。他的英、日文都好，又十分肯用功，行事總是要求完美。他的信心及魄力也是與衆不同的，有時當事人還在訴說原委，他抓到重點後會立即告訴對方：『放心，這可以辦！』當事人也因此對他信心十足。另外，無論在觀念或事務所設備上，他都能緊緊跟著時代跑，成功，都是有原因的。」

在他身邊跟了十八年的蕭艷珍印象深刻地說：「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機智，在他忙裏忙外的那些日子裏，他可以在開庭前十分鐘向我調卷，探詢案件內容，我只要說個一、二分鐘，他就可以全盤明白上法庭去。有些案子是他從來沒有接觸過的！」

劉宗欣則對他「清醒的睡功」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在一九九三年的IPBA席上，一位新加坡代表 Michael Huang 為了要趕飛機而提前發言，他口沫橫飛地演說著他的主題：「Membership drive」，大力陳述如何招募會員的意見，甚至到了他先前已表示應該離開的時間還意猶未

盡。終於他看了看錶說：「I've got to drive to the airport.」一直閉目「休息」、人人都以為沒在聽報告的會議主席林敏生突然雙眼一睜道：「Oh? Not to drive membership?」一時全場嘩然，那些早已覺得不耐煩的代表們甚至拍手叫絕。

陳和貴跟了林敏生那麼久，心中也是感觸良多。但印象最深的卻是在他剛進事務所時，第一次開庭因為來不及準備律師袍而向林敏生借衣的事。原以為TIPLO的大律師會拿出一件令他嚮往已久的莊嚴長袍出來，不料林敏生一直珍惜著母親為他一針一線縫製的律師袍至當時，早已是老舊不堪了。

陳和貴一張年紀輕輕的臉就穿上一件不甚相襯的長袍上陣，庭上庭下都對他抱以好奇的眼光，他自己也畢生難忘。

一位商標助理員說：「所長外表嚴肅，但深入了解後會發現他人風趣且想法開通，有時甚至還將赤子之心表露無遺。」

有一回下班時，瞧見所長提著熱騰騰的饅頭及肉鬆回TIPLO，他隨手遞一個給我，笑著對我說，這是他很喜歡吃的。我有點訝異，所長居然喜歡吃這種粗淡的東西，但今後卻開始明白，所長對自己是很節儉的；但如果遇到客人來訪，卻又絲毫不吝嗇。」

TIPLO的收發這麼說：「所長言談中總是透露著飽滿的自信，他常勉勵同仁做任何事都得有信心。」

專利部一位專員表示：「所長啊！他是『望之儼然、即之也溫』，他經常妙語如珠，令人拍案叫絕。他常說他與客戶的交往是『heart to heart』，並非單純事業上的夥伴而已，都是可以坦誠相待的朋友。在與他談笑中，更可以感受到他處處鼓勵年輕人的熱情。」

歐美化學專利部一位專員說：「他是絕頂聰明的硬漢！有一次，客戶爲了一件棘手的專利異議案子，特地由美國來台參加中標局審查委員會的面詢，所長整天都有重要會議無法接見客戶。」

直到下午五點多，我與客戶帶著一身苦戰後的疲憊回到公司，他才有機會和客戶寒暄。

所長當時剛開完一整天冗長的會議，卻仍然精神奕奕地切入客戶的問題，雙方詳談到晚上十一點多才罷休。

當時，連那位一天在美國工作十四小時的客戶都有點體力透支了，所長雖是面有倦容，但仍然頭腦清晰地將申請案分析給客戶聽。這件案子中關於技術部分的內容，是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生物技術，但所長卻能夠直入核心論述重點，這件事令一旁觀察的我震撼不小。

我認爲只有絕頂聰明的人才知道如何掌握重點，即使不了解案情，也能正確地切入問題核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具有過於常人的體力、毅力，能長時間保持思想敏捷。老實說，我雖然已是疲憊不堪，但仍在心中對他衷心地發出一聲喝采，他真是一位『Tough Guy！』

另一位專利部專員對林敏生的印象是：「他從不吝於培養員工，常以園丁自居的所長，將員工視爲其所栽培的植物，他必須視每一株植物的不同特性而施予不同的灌溉培育。員工的茁壯就

是他最大的安慰！」

歐美商標部一位員工回憶道：「我在事務所成長、成家，已經快十八個年頭了。記得十八年前到事務所應徵，看到每位辦事員都有一部打字機，當時心想：『哇！真了不起，這兒的老闆一定相當有遠見及魄力』，於是捨棄了公家飯，毅然加入這間公司的行列。那時心裏還奇怪著，怎會有TM.PATENT這種行業，在學校裏可從沒聽過，這兒居然已有了卅幾位員工，台灣當時沒幾家這種事務所。」

在中山北路上班的日子裏，雖是人多位擠，且時聞老鼠味，但員工們卻都相處和樂、同甘共苦。所長時時勉勵大家，我們儼然就是一個大家族，所長正是一位親和力強但不失威嚴的領導者。」

一位電腦助理員記得林敏生一次「不凡」的舉動：「有次在盥洗室裏，居然看到所長在洗洗手枱，那時真覺得他是一位不計較的人。」

法律訴訟部秘書說：「每當有人問起我在哪上班，我都會很引以為榮地回答：『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』，所長是很平易近人的。記得剛進事務所不久，一天下班後所長拿了幾顆巧克力給我，那是第一次接觸他，他從此給我取了個我自己蠻喜歡的小名：Chocolate，他毫無一般大老闆的高傲姿態。」

曾任打字員的一位程序部員工說：「他一生所做，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形容的。我記得事務所開創之初日本業務較多，但歐美市場短時間內卻無法打開。所長對事務所的業務是很有信心的，

只見那時每天下班後就有一位碧髮藍眼的美女來事務所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和所長上德文課的。沒多久，就看著所長拎著沈重的公事包到歐美拜訪客戶了。等他回來之後，歐美的業務量果然有了很大的改變，案子也一天比一天的增加。」

法律訴訟部行政組長表示：「所長很重視員工感情，所內曾經有數位員工離職後，因為在外工作不順而希望再返回所內任職。所長一律不究昔日離職之因，允其回所工作。」

歐美商標部主任則認為林敏生獨樹一格的領導統御是「獨裁式民主」，為人幽默開朗的他，字典中似乎沒有「難」字。這位主任對林敏生的第一次印象是在他前一個工作的律師事務所：「那是一九七八年左右，有個仿冒案件與TIPLO合辦。只見所長和當時的法律部主任陳博雄先生一齊前來，與王重石律師及我開會。印象中陳先生穿西裝打領帶，手提公事包；而所長則穿著一身休閒服，模樣輕鬆愉快。但兩人坐下後，老闆是誰立見分曉。只見到所長從容地坐上椅子，很舒服地將腳擺上後才開始談話，真是『老闆架勢』十足！也許是他和王律師太熟了，平易近人是他給人的一般印象。」

專利程序部一位員工用一件事證明了林敏生的毅力及赤子之心：「民國六十七年事務所辦春季旅行，地點是宜蘭南方澳的名勝古蹟。當一行人來到宜蘭的五峰旗瀑布，導遊就告訴我們上瀑布的路程很陡峭，能走完全程的人相當不簡單。公司當時約有四十人左右前去，結果爬上頂點的只有八位，所長也在其中。他為自己的毅力而高興不已，還承諾回台北要好好地請我們其他七人

大吃一頓。這麼久了，我仍然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形，感佩於他的堅毅及永保一顆赤子之心。」

總務部一位會計的感想是：「他是一位熱愛這塊土地的人，並以生長在台灣為榮。他已經很有成就，卻不跟著當時的風潮移民國外，也不隨便地往國外投資，他總是十分本分地守著培育他成長的土地。一次與他交談時，他問及我是否為台灣人，我回答說是以後，他隨即不高興地說：『台灣人不會說台灣話是不可以的，不要忘了自己母語。』現在，我可以用台語和所長交談了，對於這塊我自幼成長的地方，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及關懷！」

現任實習律師的一位員工，對林敏生的描述是：「活力充沛、自然率真。我剛進法律部門三個月後，突然很想向所長提出留職停薪，到美國考律師執照的要求。在見他面之前，我反覆演練了各種對答狀況，期望自己能說服所長。等我站在他面前，約略說完自己的目的後，看著他接下來的反應正準備好好應變，卻見他大約想了二秒鐘，就點頭說了聲『好！』。

這大出我意料之外的舉動，讓我想自己在做夢，呆在那兒半晌答不出話來。所長接下來只問我要去多久而已，我原來辛辛苦苦所準備的精采辯論全部派不上用場。那次考試順利過關了！三年後，為了準備國內律師考試，我實在不好意思再要求留職停薪了，只好『毅然』辭職。結果也上了榜，考上後又回來服務。

似乎只要年輕人有上進的計畫，所長都會大力支持。感到欣慰的是，還好自己都通過了考試，也算是對所長的好意有所回饋。」

一位打字室打字員這麼說著：「我曾經做了幾種工作，不是公司結束營業，就是遇到經濟不景氣被迫換工作。直到來了TIPLO，才真正感受到成長及安定的生活，我很高興自己在這兒上班。」

記得一次我車禍受傷，正慶幸自己只受了輕傷時，卻被所長叫到辦公室詢問傷勢如何。我只是一個小職員，也不是因公受傷，受到所長如此關切，心中的感激真不是筆墨能夠形容！」

現任法律訴訟部律師，亦兼著作權部主任的楊憲祖說：「他是一位念舊的人，TIPLO有很多離職的同事，在外面待了待又想回這兒上班。只要不是太差，所長都會接納他們。也許，這正說明了TIPLO的成功之處。」

感念與看法都是相當主觀的，尤其在對人的評價上。林敏生是TIPLO的大家長，員工與他長久相處，自然個個都是感想連篇。也有人說他急，求好心切要求嚴格；有人覺得他嚴肅，有時還帶點獨裁；但無論如何，沒有人能否認他的成就、他的努力，及他常有的赤子之心。

「TIPLO今天的成績，不是我一個人的！」林敏生特別要感謝方憲彥、林淑卿、劉虹秀、林寅生、林明乖、蕭艷珍、曾碧葱、黃雙雙、王素心、柯錦雀、薛春蘭、陳金福、林桂秀、林珮玉、林紀彥、王瓊英、陳麗媛、黃雲雀、蔡淑莞、楊憲祖、邱美惠、莊素琴、李文傑、林桂秀、楊煌仁及陳和貴及高山峰等人，這些人全是跟了他十二年以上的TIPLO老將。另外，日本專利程序部主任楊金成，年近七旬仍精力充沛，認真的帶動屬下工作；還有去美嫁人的林美珍，獨立營業的

陳博雄、林美齡夫婦及退休移民至紐西蘭的潘耀西，林敏生都感念不已，沒有他們一起流汗打拼，就沒有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今日的局面。